



书香延安

拼则而今已拼了,忘则怎生便忘得

——读海波老师《回望来路笑成痴》有感

刘彦亮

片推荐给我。加为好友后,我不断能够从朋友圈看到海波老师分享的自己的文章,使我对这个陕北老乡越来越喜欢和敬佩。于是斗胆向海波老师提出见面,海波老师根本没有一点大家的架子,满口答应,随时可见。刚好有一天,我的启蒙老师有事去延安,我们相约和海波老师一块见面。结果到延安,联系海波老师,他却住在延安郊区崖里坪。我说我开车去接他,却被他拒绝了。他说自己打车过来。我们在约定的地方见面后,他赠我自己的签名书《回望来路笑成痴》,我受宠若惊。那天,更让我感到内疚的是他老伴刚好过生日,为了见我这个无名无姓的草根,错过了为老伴庆祝生日的时间,我对海波老师的为人肃然起敬!

我回家后,认真阅读海波老师送我的书。按照我的理解,海波老师的这本书真实写出了自己亲身经历的苦难岁月,也是自己孜孜追求文学事业的心路历程。读完这本书后,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。脑中突然冒出《红楼梦》中的几句诗:“满纸荒唐言,一把辛酸泪。都云作者痴,谁解其中味。”

满纸荒唐言

这部半自传中其实有很多海波老师亲身经历的事情,在今天看来是很荒唐的。我只能采摘其中个别篇幅简要叙述。从小爱看书的海波老师没有书看,为了能够看到书,他想出了别人不敢想的办法。陕北女子

出嫁前,娘家都给女儿的包袱里放一本书,这本书不是用来读的,而是用来夹鞋样或窗花摹本。他把村里所有女子的书都借来看,与其说是借书不如说是换书。他拿自己比较厚的一本书来换女子从娘家带到婆家的那本书。但是中间出现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事。换到的书中,有的夹着全家人的布票,一家人捧来要他磕头对天发誓不昧良心还布票的事;有的夹着情书,并引发家庭事端的事。真是五花八门,无奇不有,荒唐至极。

当作为民办教师的自己转正无望,他不想带毕业班,可校长不同意。当他摆挑子装病时,被学生认为他是没钱看病。学生自发组织到粮库倒粮为他挣钱看病。他给毕业班没有升学希望的学生“准假”,让他们外出学习画匠、木匠、石匠。这些事情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讲,简直不可思议。

一把辛酸泪

海波老师出生在延川县马家河乡李家河村,延川和延长同样属于黄河流域的陕北“苦焦”之地。据我的经验,大河流域的下游一般比上游土地条件好一点。延川在上游,延长在下游,两个县好比是黄河母亲的一对孪生儿子。农家出身的海波老师一心想依靠自己跳出农门,出人头地,大干一番事业。但时运不济。可以说经历过“三起三落”,每一次信心满满起飞,每一次都

重重跌落。三次当民工,想依靠大集体人多,用自己的优秀表现招工招干,均无结果。三次当民办教师,想通过教师转正考试跳出农门,三次都被无情地“挤掉”。两次参加高考,一次因父亲怕他考中后抛弃结发妻子而从中作梗没报上名,一次虽然参加了高考且被某大学录取,但由于该大学不符合自己的理想,所以没上。好不容易“挤进”县剧团当编剧,但因身份问题而不能转正。人常说三十而立,但是海波老师三十三岁才转正。转正后的海波,虽然在别人眼里是公家人,但他遭受了父母妻儿的不理解,亲戚朋友的误解,体会到无房居住而多次搬家的无奈。后来,又由于体制改革,使他从一个编剧变为西影厂的一个看门人。所经历的种种心酸,读后让人唏嘘不已。命运之神为何偏偏要和这个个头不高、为人厚道又酷爱文学的人过不去呢?

都云作者痴

海波老师虽然命运多舛,历经坎坷。但对文学恒久的迷恋,一直是他精神的动力。无论遭受多大的磨难,他从未放弃读书和写作。这个从大山深处走出的卑微草民,一直用自己“初恋般的热情和宗教般的意志”在文学朝圣的路上艰难跋涉,文学注定是他一生的事业。很多时候,他完全可以放弃文学回家种地,做一个像他父辈一样的农民,但

是他的内心不答应。周涛先生说过:“文学和人的关系,类似初恋和婚姻,所有的人都有过初恋,就像大部分人都喜欢过文学,文学像初恋,婚姻却是最终选定的职业。”海波老师就是这个和文学结婚的人。

谁解其中味

我想海波老师在选择走文学这条路的时候,他一定知道,文学是比赌博更冒险的事,身家性命全投进去,也许颗粒无收。但是他遵从了内心深处的声音,豁得出,输得起,义不容辞地跳进这泥潭,在泥潭里艰难跋涉。海波老师曾经说:“文学创作就像针扎进自己的血管,作品是自己流出的血。”我想他是敢于对自己下狠心、下狠手的人。从一本半自传中可以看出,文学是他一生的事业,他把这个事业看得比命还重。周涛的散文《一个人一生只能做一件事》中,有这样一段话:“是的,人各有志,人一辈子只能做一件事。弃了笔的作家,也许值得羡慕,但我以为未尝不值得怜悯,因为他这样做就已经承认他一生没有力量完成文学这件事。”我想海波老师的内心一定很从容,也很镇定。他是被文学的自由所迷恋,心灵的自由、创作的自由、创作所带来的内心深处的快乐,使他深陷其中不能自拔。他是文学路上的殉道者!殉道者前进路上的一切,只有他本人知道,我只是依靠“观其文知其人”的经验猜测罢了。

回望来路笑成痴

海波著

黄河出版社

我最早是通过阅读路遥的随笔知道海波的,但是一直未曾见过。直到前段时间我的一位文友告诉我,他加了海波老师的微信,我急不可待地让他把海波老师的微信名



时光

珍贵的时光

白雪

清晨的时光,因为一场雨而变得缓慢又抒情。转眼间,夏天就来了,热热闹闹的花事逐渐变成一场滂沱的绿意充盈着人间。母亲说:“这座城市怎么总是在夜里下雨?”我说:“这里的雨有着‘随风潜入夜,润物细无声’的气质。”成都都已经完全步入夏天了,目之所及,不断变换的风景总让人眼目清澈,内心豁然且愉悦。路旁的杜鹃、多肉、海棠、雏菊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花儿散漫地开着,好有生机。

绿浓在绿里,碧碧的蓬勃,明朗而具体。而这些有形无形灿烂的事物,总是恰如其分地给你某种意义上的慰藉和力量。母亲说:“这些花都被我们养在家里,却奄奄一息。看来,属于自然的东西,还是需要自然来滋养。”

夏风轻拂,清凉的风吹过发梢,沁入肺腑,有些许的惬意。空气里弥漫着不知名的甜润的香气。这是一座香城,一年四季总是弥漫着香气。

自从母亲来了之后,我与母亲朝夕与共。如是天气晴朗,就开车去郊外,一直把车开到很远的丛林里去。若是有云或是小雨,就在家附近的公园走走。每次走都没有什么目的性,只是随意地前行。

成都这座城,其实是从不缺乏绿意的,只是此时的成都,各路叶子堆积般由新绿转向翠绿,深绿,老绿。公路两边的树都长成了纵与深的林荫大道。我与母亲每天都走在这林荫大道上,总是一边说着话一边看着风景。每一天都会被许多不知名的花儿和景色所吸引,就拍许多照片,花朵、天空、街景、绿叶、小草。给母亲拍照,也站在那里让母亲拍,我配合母亲,母亲也配合我。夏日朗朗,我与母亲的身影时常交融在一起,宛若图画。在她面前,我就是个孩子。我的任性或者笨拙,母亲都是不在意的,她执着地爱着就是了,和我爱自己的孩子一样。

我把照片都库存在手机里,满意的保留,不满意的删除。母亲说:“你的摄影技术不错,怎么没有发个朋友圈?”从父亲离开我们后,做什么都没有了分享的欲望,很少发朋友圈和翻看朋友圈了,大家都忙着各自的责任与生活,谁也不再是谁生活里的主角和不可或缺。

曾经天真地以为,美好和快乐只有共享才能抵达其更深的部分。现在看来,并不是。时间总是无言,却悄悄改变着许多人事,或越来越远,或再无牵连。

母亲说:“生活就是晨起暮落,日子就是柴米油盐。健康地活着,平静地过着,开心地笑着,适当地动着。人生总有遗憾,快乐总得自找。”我觉得非常受益,同时也很惊讶母亲能说出这么好的话语。母亲说,不是她说的,她不知道在哪里看到的。我快笔记下,算是喝了一碗母亲熬的心灵鸡汤。有时,喝点“鸡汤”也是好的。

在青春的岁月里,我们成家后与母亲有了短暂的分离,虽然不能经常在一起,却也在一座城市。多年后,我们又再度团聚,像小时候一样。只是这种团聚,却少了父亲,变成了我们来呵护母亲。这是一种幸福,同时也是一种遗憾。

有母亲的陪伴,我也是自得的,却从不敢过分炫耀。我只是喜欢用平和的语调诉说着与母亲在一起的悠长岁月。在时间的年轻里,我们与母亲一起奔向未知的远方……



南桥之恋

南洁



还夹杂着一大片一大片雪白,那是槐树在吐白旋香。

中午的南桥公园,如一锅沸腾的开水,热闹非凡。那是老年人的乐园。你看,四个人一小圈,四个人一小圈地围着一张张桌子。其中有打扑克,下棋,顶棍,梦胡的……他们说笑着,喜乐着。其他人头攒动处,还有卖针头线脑的,卖古董文玩的,卖凉粉碗托的,中老年理发的……大家说笑着,喜乐着。如果你口渴了,也可以呼朋引伴地坐在茶摊里,边闲聊边品茗。

公园对面,是西北局革命旧址广场。这

里同样游人如织。下午时分,跳广场舞的舒展四肢,与歌声相伴;搞直播的,撑着架儿,在手机前或唱或跳或扭,以博得人们的关注点赞;小孩子则拉着长长的线儿放风筝,他们边跑边笑,那脆格争争的笑声穿透了蓝格盈盈的天。

夕阳下的南桥公园,则是锣鼓喧天。男女们穿着彩服,打着花伞,踩着鼓点,摇着头,扭着腰,迈着十字步,在闹秧歌哩。秧歌一停息,交际舞、健身舞就沸沸扬扬登场了。舞曲一支接着一支,舞者直跳得大汗淋漓。不会跳舞者,只能看看那摇摆的裙裾和婀娜的舞姿,然后留恋着感慨着离开。如果你性喜安静,则可沿着南河兜圈儿。月色初上,华灯次第,一个人在碧水边走,什么都可以想,什么都可以不想,那是你的心灵世界,不会有人打扰。

经历了一整天热闹和动感十足的南桥公园,过了晚十点,似乎也疲累了。伴着橘黄的夜灯,渐渐归于安静,直至如婴儿般进入梦乡。待到第二日晨曦初露,鸟雀儿在枝头呼朋唤友时,这里又开始了新一天的热闹。

呵,这繁华的南桥,美丽的南桥,诗意的南桥,令人流连忘返的南桥!

煮雪烹茶度寒冬

张西武

冰封雪飘,寒冬漫漫,在这寂寥的冬日里,古人最爱煮雪烹茶。你看白居易“融雪煎香茗,调酥煮乳糜”,辛弃疾“细写茶经煮香雪”,苏东坡“梦人以雪水烹小茶团,使美人歌以饮”,郑板桥“寒窗里,烹茶扫雪,一碗读书灯”。

小时候,在我的老家东北山区,一到冬季,几乎家家户户都要煮雪。大雪封山,去挑水要踩着厚厚的积雪踏出道路,其中的辛苦可想而知。煮雪化水,便可以解决生活用水。

作家林清玄在《煮雪》中讲了一个极其浪漫的故事。传说在北极的人因为天寒地冻,一开口说话就结成冰雪,对方听不见,只好回家慢慢烤来听。这个故事使我感受到了冬天的极寒,连说话都能冻住,还有心情感受浪漫吗?

记忆里,每到寒冬,一家人都会晚起,唯独母亲要早起生火。经过一夜的寒冷,破旧的老房子已经冻透了,脸盆中的隔夜水甚至都结了冰。母亲每天天不亮就要起床生火,灶膛下的火噼里啪啦,锅里煮着雪。雪化成水并逐渐热起来,屋子也就暖和了,母亲便喊我们起床用热腾腾的雪水洗脸。

吃过早饭,母亲还要去挖雪化水。这时,我便抢过水桶,一趟趟往家拎雪。因为雪很轻,化一锅雪水需要三五桶雪。雪水热起来的时候,母亲开始洗碗洒扫,喂鸡喂鹅。锅里煮上雪水,灶坑吊着水壶,很快,水壶里吱吱

作响,父亲便提去冲茶喝了。孩子们在热炕头上玩一阵子,待不住便跑到外面的雪地中玩游戏、打雪仗,直到冻得手脚通红才跑回家。屋内,来串门的邻居大爷大伯围坐一圈,家长里短南海北地闲聊起来。他们围着炭火盆,伴着茶香袅袅,闲适的冬日时光便轻飘飘地过去了。

倘若天气不太冷,十点多钟,太阳暖起来,父亲喂饱了牛,就会喊上孩子上山去砍柴。到下午两三点,才收工回家。冬天上山是不需要带水的,渴了就在山野里吃雪。用手扒去雪地上层的脏雪,露出下面洁净的雪,抓一把吃进嘴里,冰凉解渴,凉气直入肺腑。新下的雪像棉絮一样软绵绵的,而经过冻化沉积的雪则变成冰晶雪粒,嚼一口像吃冰棒一样咯嘣脆。

雪水也是可以饮用的,在院前的菜园开闢处,精挑远离生活区最纯净的雪,但是煮出来的雪仍然会有土气和杂质。倘若缸里的水见底了,而窗外大雪弥漫,去挑水是非常艰难的,没办法也得喝两日雪水。

煮雪是农村人化雪用水、烧炕取暖的生活需求。那时,一个冬天能把房前大菜园中的雪挖回一半来煮水。现在农村家家户户都安装了自来水和家庭小锅炉,自然没有人再煮雪化水了。

我常常疑惑,古人为什么偏爱煮雪烹茶呢?原来,古人认为雪是上天的恩赐,是凝结



天地灵气的至纯无瑕的天赐之水,是上等的水。

“飞雪有声,惟落花间为雅;清茶有味,惟以雪烹为醇”。在古代文人墨客眼中,煮雪烹茶是冬天最风雅的事。当然也不是随便什么雪都能用来烹茶。雪从天而降,未落土地之前是纯洁无瑕的,落在花瓣上那更是平添一份优雅,取花瓣上的雪来煮茶自然是极妙的!《红楼梦》中,妙玉便取落在梅花上的雪烹茶:“闲来松间坐,看煮松上雪。”唐代诗人陆龟蒙却煮松上雪。其实,不论是梅上雪还是松上雪,都沾染着一份自然的幽香。

林徽因说:“冬有冬的来意,寒冷像花,花有花香,冬有回忆一把。”冬季漫漫,往事淡淡。在这四季轮回的季节里,我们在文字里煮雪烹茶度严寒,感受古人的诗情,回味今人的百味人生。